

中国交响音乐诞生百年

寻根溯源——浅析中国第一首管弦乐《哀悼进行曲》

吴寄斯

摘要：萧友梅出生于1884年，他是中国第一位公派出国学习西方正统作曲技法的作曲家。1916年，在德国留学的萧友梅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管弦乐作曲《哀悼进行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管弦乐作品，标志着交响音乐在中国的诞生，为交响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开辟性的基础。时至2016年，恰逢中国交响音乐诞生一百周年。笔者通过对《哀悼进行曲》的挖掘与分析，追溯中国交响的这份“百年记忆”。

关键词：萧友梅；《哀悼进行曲》；中国交响百年

一、创作背景

19世纪末，西方交响音乐传入中国，中国的老一代作曲家也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探索。而中国的第一首交响音乐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中国的音乐理论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数次讨论。

1929年5月，在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留学的黄自为纪念去世的女友创作了交响序曲《怀旧》，这部作品由黄自的作曲导师史密兹亲自指挥上演，演出大获成功，美国媒体评价其为：“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作为毕业作品，黄自靠《怀旧》获得了耶鲁大学授予的音乐学士学位。于是，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怀旧》都被中国乐界定义为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立论就被推翻了，海外华裔音乐家韩国镛在国外发现有资料记载了作曲家萧友梅创立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同时他也注意到，早在1923年，萧友梅就亲自指挥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演奏了由他本人创作的管弦乐曲《霓裳羽衣舞》。紧接着，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霓裳羽衣舞》的手稿，并以其取代了《怀旧》，定义为中国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而21世纪后，随着乐界对作曲家萧友梅的研究逐渐深入，找到了另一首萧友梅的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916年，《哀悼进行曲》的发现把中国出现管弦乐的开端又提前了7年。中国近代音乐史专家梁茂春教授，在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历史及其乐谱做出缜密研究后，发表了《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一文，推翻了早期的“《怀旧》第一说”和“《霓裳羽衣舞》第一说”，指出：“1916年萧友梅创作的《哀悼进行曲》，才是中国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

1913年至1919年间，萧友梅在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同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教育学。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钢琴曲、室内乐，《哀悼进行曲》的作品编号为Op. 24，是现今有迹可寻的萧友梅创作的第一部管弦乐曲。而作为中国政府选派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萧友梅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学习了西方作曲技法的人，他对管弦乐的初探，远比黄自、贺绿汀、马思聪等当今更为人知的老一辈作曲家还要早。那么他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也必然是开疆辟壤的中国交响音乐“先声”。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创作于1916年，那么计算到现在为止，交响音乐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萧友梅自小便与孙中山相识，1906年，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他还曾担任过临时总统府的秘书。1916年，黄兴、蔡锷两位民主革命巨人相继逝世，全国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国人自发组织各种悼

念活动来纪念伟人，这也激起了萧友梅的强烈情感。于是，同年，远在欧洲的萧友梅创作了《哀悼进行曲》来纪念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友人。

《哀悼进行曲》又名《哀悼引》，作曲家本人注解，这部作品为“洋琴、军乐队及大乐队用”而作，洋琴指钢琴，大乐队就是西洋管弦乐队，他为这部作品即写作了钢琴谱，也写作了军乐队、管弦乐队的总谱。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编辑、出版了一套《萧友梅全集》，在《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中影印收录了《哀悼进行曲》的钢琴谱、管弦乐总谱、铜管乐分谱手稿。据此，梁茂春先生推断，这部作品应该在欧洲被演奏过。梁认为，如果没有演奏的机会，作曲家一般是不会花时间去抄写分谱，保存下来的分谱就是可能被演奏过的证据。

萧友梅毕业回国后，组建了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而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萧友梅和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举办了一次“纪念孙中山”为主题的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他亲自指挥首次在国内公演了《哀悼进行曲》，以寄托对孙中山先生的哀思。当然，这次演奏的《哀悼进行曲》与他1916年谱写的总谱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的编制不全，只有16人，萧友梅根据这个“残缺”的乐队对乐谱进行了重新编配，为了补足声部，他还在乐队中加入了钢琴。

2016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以“中国交响记忆”为主题的“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挖掘了许多中国早期作品，将这些作品重新进行整理、修订，并搬上了舞台。在开幕音乐会上，陈佐湟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出的最重头作品就是这部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令尘封了整整百年的乐谱终于发出了声音。陈佐湟是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借到的《哀悼进行曲》完整版手稿，而在视奏、研究乐谱的过程中，他发现，谱子上有许多处错误，例如和声、调号的错误，移调乐器记谱法的错误等等，这给这次“重见天日”的演奏带来了极大的难度，陈佐湟对着手稿，逐小节、逐音符、逐声部地去揣摩，尽可能地去理解并还原作曲家的原本用意，在此前提下对总谱、分谱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共修订了200多处错误。由此，陈佐湟也提出了一个与梁茂春相反的观点，他断言这部作品并未在国外被管弦乐队演奏过，如果演奏过，这些谱面的错误就不会留到今天。而正是这次音乐会，才让一百年前的音乐首次得以完整奏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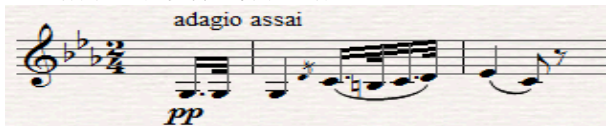
二、创作简析

中国交响音乐的起步比西方交响音乐晚了至少一千多年。20世纪初，浪漫主义音乐刚刚走过其辉煌的巅峰，西

方音乐开始进入了反叛的年代，德彪西、勋伯格等作曲家的探索，让传统的调性体系逐步瓦解，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等作品的问世，也在配器、节奏、和声等方面都掀起了一场革命。当时在欧洲求学的萧友梅，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方交响音乐的作曲家，他已经掌握了一些西方传统的作曲技法，他的创作还是遵循了18、19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写作规范，无论从曲式、和声、调性、配器各方面来看都十分传统。

萧友梅在《哀悼进行曲》的乐谱中手写了一段序言，介绍他的这部作品是受贝多芬《葬礼进行曲》的影响而创作。萧友梅十分崇拜贝多芬，从这部作品的谱面上便可以看出，他的确有很多地方都刻意模仿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从主题的形态上来看，《哀悼进行曲》全然模仿《葬礼进行曲》，在开头的哀悼主题中使用了与《葬礼进行曲》相同的，弱起的上四度音程。音高素材、调性和节奏型基本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音区提高了八度，另外，节拍上贝多芬记谱为2/4拍，萧友梅记谱为4/4拍，而音符的时值也相应放大了一倍。就连装饰音前倚音也是模仿了贝多芬的写法。

谱例1：贝多芬《葬礼进行曲》：



谱例2：萧友梅《哀悼进行曲》：



从曲式结构上来看，贝多芬《葬礼进行曲》是典型的复三部曲式，也就是呈示部-中部-再现部的三部性结构，萧友梅《哀悼进行曲》也同样使用了严谨的复三部曲式，只是篇幅较《葬礼进行曲》更加短小，乐句结构更为工整，发展手法也相对简单。从调性上来看，《哀悼进行曲》也与《葬礼进行曲》相似，呈示部主题始于具有忧郁色彩的C小调，发展中转入其下属调F小调，再现部又回到了C小调，中部转入同名大调C大调。乐曲的结尾，《哀悼进行曲》也学习《葬礼进行曲》，加入了一段用新素材发展的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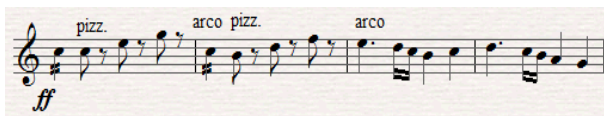
《哀悼进行曲》与《葬礼进行曲》从和声上来看都比较简单规整，但从声部肢体上来看，毕竟贝多芬是一位有着深厚功底的作曲大师，在主调音乐的框架中，使用了许多复调手段，声部之间肢体变换、流动自如，音乐发展的方式即便在这种慢板乐章中也极为丰富。萧友梅由于是对乐队的初次尝试，对于声部的想象力还比较有限，几乎通篇使用了柱式和声的主调行进方式。

从配器上来看，《哀悼进行曲》对乐器的使用十分保守。他写作的乐队编制是单管乐队，除了弦乐五部外，木管组乐器运用了一支长笛、一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一支大管。铜管声部，只用了两把圆号和一支长号。打击乐，使用了两面定音鼓，音高分别为C小调的主音和属音：C、G。从定音鼓的写法可以推断，萧友梅当时并不太了解打击乐，或者不清楚定音鼓可以改变音高，所以通篇都只使用了这两个音，即便乐曲在发展中调性已经改变了，定音鼓也未换音。弦乐声部，则没有通过连线标明任何连、断弓的设计，只是通过大连线标出了乐句的起落，由此可见，萧友梅当时在欧洲的

音乐学习，与各类乐器的合作、实践机会并不多。《哀悼进行曲》全曲的主旋律都安排在了弦乐声部，而管乐声部担当的角色，大多情况下是长笛、双簧管、单簧管跟着弦乐同步叠加旋律，大管、圆号、长号一起构建和声。另外，由于萧友梅认为，在管乐中唯独单簧管的音色最适于表达忧伤的情绪，故在木管组中使用了两支单簧管。而在1925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首次演奏这部作品时，由于弦乐声部空缺，萧友梅也是把主旋律交给了单簧管来演奏。

《哀悼进行曲》的呈示部乐思缓慢绵长，旋律风格哀婉凄怆。开头的a乐句起自C小调，旋律平稳一气呵成，描写的就像是送葬队伍缓慢移动的画面。经过8小节的发展后，在下属调F小调上平行再起，这一句同样为8小节。b乐句与c乐句，旋律起伏增大，音区也逐渐走高，将哀伤的情绪进一步升华，体现着萧友梅对辛亥革命老战友黄兴、蔡锷魂牵梦系的深情。中部为典型的三声中部，结构为平行双句体乐段，两个乐句都是齐齐整整的8小节。这一部分的主题为号角式的上行的分解和弦，调性从呈示部的C小调转入其同名大调C大调，音乐色彩明亮且具冲击力，与呈示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萧友梅在作品的序言中写着：“中段16小节改用大调，以雄壮声音描写‘努力’、‘奋斗’、‘救中国’之意。”正如鲁迅所言：“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它们不惮于前驱。”这段音乐刻画了“化悲痛为力量”的美好愿景，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谱例3：中部主题



再现部为呈示部的完全再现，乐句、调性都与呈示部相同，只是配器填充得更加丰满了一点。全曲的最后，有8小节的Coda，使用新素材写作而成，旋律宽广，音区非常高，将情绪提升至全曲最高点，抒发着无比沉痛的哀悼，和对国家沉沦的痛苦与彷徨。

谱例4：Coda



所以说，这部作品不仅仅是萧友梅献给黄兴、蔡锷这两位老战友的悼乐，也是一部献给祖国、献给中华河山的哀悼曲。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列强瓜分的危难时期，远在欧洲的萧友梅心中满怀对北洋军阀的愤怒和对故土的牵挂。正如萧友梅之后在他的歌曲《问》中所写：“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他彼时的心绪，都变成音符留存在了历史中。

萧友梅的音乐语言，在当今看来都简单而平时。但在中国满清王朝刚刚结束后，中国仍处在学堂乐歌“依曲填词”的音乐发展阶段中，在那个没有前车之鉴的时代，他的“第一次”无疑是在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白纸上画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这大胆落下的一笔，为后人铺开了音乐驰骋、交响百态的斑斓宏图。

吴寄斯：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教师。